

HAI ZHI
YAO

缚之妖

步非烟

步非烟◎著

万卷出版公司

海之妖

HAI ZHI
YAO



步非烟◎著

© 步非烟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之妖 / 步非烟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华音流韶系列)

ISBN 978-7-80759-496-3

I. 海… II. 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78615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86千字

印张: 8.75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苏萍

特约编辑: 赵海萍

内版设计: 居居

封面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80759-496-3

定价: 2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总序

Preface

“华音流韶”系列从2002年在校园网连载以来，经历了从期刊连载到单行出版的漫长过程。曾几何时，我说过，创作华音系列的目的，就是构筑一座水晶宫殿，让爱她的人们能自由地徜徉其中，歌哭其中，寻梦其中。

如今，梦已六年，书已完稿六册，近百二十万字，那些最初寻梦的读者们或许已从中学到大学毕业，从懵懂少年到初为人父母……这座凝聚了我全部青春梦想的宫殿，也渐渐成型，走向定格。多年以后，我站在青春的末尾，回望当年的懵懂与青涩，心中无尽感慨。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青春的梦想。一个白衣飘飘、打马仗剑的梦想；一处烟雨泛舟、楼阁纵歌的所在。只是在大多数时候，这个梦想稍纵即逝，午夜风过后便永不可追，而我却将她写在了纸上。

也许再过六年后，再过十六年后……那时，不知身在何处的我，回望自己曾在锦绣年华写下的这些文字，亦会如今天一样欣慰，一样骄傲。

曾经解释过“华音流韶”四个字的含义，那便是在美好乐章中流失的年华。如今想来，当初少年意气的我真是一语成谶，当这个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最美好的岁月也随之逝去。

好在，还留下了这百万言的传奇，这十年的期待。

总算没有辜负她，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韶华，也没有辜负我对大家的承诺。

这个系列是我心中最初的梦想，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依照正常的顺序出版。一是因为那时的创作还不成熟，不时挑出自己心爱的情节优先完成；也是由于前几年出版市场不完善，图书出版商的压力所致。因此，华音系列的第二卷，在第一卷之前出版了。

好在，华音系列的每一卷、每一册都保留了相当的独立性，就仿佛这座恢弘宫殿的不同的门，无论推开哪一扇，都可以进入这个世界，看到其中旖旎的风光。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这些“门”本来的联系和次序。

华音系列总目：

第一卷：《紫诏天音》《风月连城》（原名《塞上惊鹿》）《彼岸天都》（原名《持鼎平南》）

第二卷：《海之妖》《曼荼罗》《天剑伦》

第三卷：《雪嫁衣》《梵花坠影》

华音系列最初出版的作品是第二卷的三册：《海之妖》《曼荼罗》《天剑伦》。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进入出版市场的新人。和所有新人一样，能将自己的文字变成图书，已是莫大的欣喜，根本无暇追问其他细节。

所以，这三册书无论从图书的装帧、制作、推广上都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如今想来颇多感慨，那时的我就如一个家境贫寒的母亲，不得不让自己天姿过人的女儿穿着破旧的嫁衣走上礼堂，良多不忍，良多无奈。然而，正是这些孩子们，却在布衣荆钗中绽放出了令人动容的风采，她们给了我声望，给了我读者的认可，给了我大家的爱。于是，当华音系列出到第二卷时，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可以全职创作的作者。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些最初离家的孩子们。

可以说，华音系列给了我太多太多，让我所以成为步非烟。但她们，却依旧穿着最尴尬的衣衫伫立于大家的目光下。这让我深感内疚，我对不起她们。

过去的几年中，我最初的出版商也曾向我提起过几次再版，我都一一拒绝了。我宁愿看着这三册并不完美的图书，渐渐在市场上绝版，看着读者们抱怨无法买到，也不肯妥协。我没有放弃她们，而是在耐心地等待，等待一个能真正弥补她们的机会。

对于她们，我亏欠得太多，已经草率了一次，决不能草率第二次。

恰好，当第一卷的最后一册，《彼岸天都》完成的时候，我为她寻找到了一个可信赖的出版合作方，然后，将前两卷的文字一一修订，集结出版。

愿我最心爱的孩子们以完美的姿态走上舞台，这便是华音系列集结再版的最重要的原因。

除了封面和版式的统一外，再版时对内文也有了更多修订。

华音系列是一个百万字的长篇，预计有三卷八册（这还不包括外传），面世已有六年，构思、创作时间更是长达十余年。当我再整理再版时，发现了《海之妖》第一版序言最后的几行字：1999年8月第一稿。2002年7月第二稿。2004年5月第三稿。这些，还仅仅是成稿的时间，算上创作与构思，远远不止十年。

在这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文字上肯定留下了一些漏洞与矛盾。比如《曼荼罗》中，姬云裳离开华音阁时间的误记，《天剑伦》中，日曜与相思应该认识彼此，以及其他时间和空间上的抵牾，都将在再版中统一修订。这必须感谢多年来为我找出这些漏洞的读者们，谢谢你们的细心与严格。

其次，考虑到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延续性，杨逸之和相思在塞上那段曾经共同经历、又被遗忘的岁月，也在第二卷中有了更多的体现。这些浮光掠影的回忆，将为这个宏伟的乐章中增加了一丝缠绵悱恻的音符。

最后，在文字上，也弥补了许多当年不成熟的地方，让整个篇章更加圆融流转；更加入了一些关于华音系列设定的附录，完整地梳理通篇的背景，让大家能更快地把握这个宏大的世界。

修订的工作耗时几个月，漫长而复杂，在此要感谢我的责编海萍mm，当我一次次反复修订时，她都要将已经校对的稿子再改一次。每一次都以为是最后的改订了，但再看一遍，却往往又忍不住动手。即便如此，我亦丝毫不敢放松，反复参照年谱与设定，梳理这个庞大故事的每一处细节。

我不知道这一次是否可以让这个故事称得上完美，但的确是我目前能作的最大努力。

最后，我必须感谢所有的读者。

自华音面世以来，千千万万的读者与我共同书写了这篇传奇。他们



总序 Preface

为这个系列理出了年谱，制作了电子杂志、广播剧，配上了插图和四格漫画。至于书评和同人，更是数不胜数，有的一篇同人小说就超过了十万字，接近一本书的篇幅……

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会恍惚起来。因为那个由我一手构筑的世界，一手缔造的人物似乎已脱离了我的掌控，而在漠不可知的地方，真实、自由地运行着。冥冥中，有一种东西在支撑着她，让她六年来不断壮大。

我知道，那种力量不来源于我，而是你们，是你们的爱。

尤其是在《风月连城》到《彼岸天都》将近一年半的出版间隙里，是你们的一篇篇讨论，一部部同人，一期期电子杂志让这个世界依旧运转着。是你们，支撑我在最困难的日子中坚持不放弃，是你们，和我一起完善了这座水晶宫殿。

这个世界将与你们的爱一起，书写永恒。

谢谢你们。

我们相爱六年了。

步非烟



第一章 青鸾衔花上春山·····	001
第二章 春在昆仑第几泉·····	007
第三章 海上仙人遥相语·····	015
第四章 十二层楼载古船·····	023
第五章 船中佳客颜如玉·····	031
第六章 雪肤红画耀幽烛·····	041
第七章 同舟王子美少年·····	049
第八章 漫垂紫袖结芳菊·····	057
第九章 魔弦妖弓张满月·····	065
第十章 千年古屏尘迷灭·····	073
第十一章 秋波想断珠垂血·····	083
第十二章 沉海冰轮风敲缺·····	089
第十三章 离鸾不识去凤狂·····	099



目录 Contents

第十四章 新血如花谢未央·····	107
第十五章 万花经雨转春色·····	115
第十六章 秋坟犹似郁金堂·····	125
第十七章 美人殷勤问棋典·····	133
第十八章 清电忽灭沉黑茧·····	143
第十九章 碧落天桑荣复枯·····	151
第二十章 枉劳人间白玉盂·····	159
第二十一章 春心一线悬成灰·····	167
第二十二章 血池莲华梦中开·····	175
第二十三章 谁识蜂蝶抱花舞·····	183
第二十四章 生死歌哭动地来·····	191
第二十五章 洛女秋魂凌波立·····	197
第二十六章 龙吟瀛台海神泣·····	211
第二十七章 金风吹天落紫雷·····	219
第二十八章 花心飞断胭脂湿·····	229

蜀道闻铃·····	237
-----------	-----

附：欲书花叶寄卿云——华音系列问答录4·····	267
--------------------------	-----

第一章 青鸾衔花上春山

一春桃花已残。

漫天嫣红随了晨露，飘坠到岸边的几艘画船上。此时方是四月末，湖中却已开满了新莲。万支睡莲似乎怨恨自己被人力强行催开，于是索性含了春露，慵倦地卧在水面上。水面倒映出云霞斑斓，一道道横卧着，看去仿佛湖上叠了数重青山。朝阳的影子零零落落地从这些云彩中透出来，把莫支湖照得美丽而萧索。

莲花深处，渐渐有水声响起，一叶青舟无声无息地向湖心小岛荡去。

那青舟并不是很大，通体隐罩在微青的光泽下，由一整块云英雕成，与水光交相荡漾，看去就如由湖水聚成一般。青舟来势轻巧无比，才一晃眼，已从湖的那头来到了小岛上，直似云中羽舟一般轻捷。

如果在别处，有人大清早的看见这样一艘石船在湖面航行，一定会以为自己活见鬼了。然而在这里却没有人敢这样想。

因为这里是华音阁。

而那青云英雕成的船，正是华音阁主的坐船。

这座小岛坐落在华音阁第二大湖的莫支湖中心，名曰“青鸟”。其得名似是取青鸟海上仙山传信的典故，然已遥不可考。华音阁地广千里，又以水域为主，这样的小岛如繁星夜璨，遍布其中，看去直如蓬莱仙境一般。

青鸟岛位于湖水中央，群岛环拱，真如北天上的极星。岛虽小，然钟灵毓秀，莫支湖仿佛一只千里阔的老蚌，将小岛轻轻含在口中。

神岛雾敛，却如深闺美人，隔帘照影。

八十年来，造访者不过十一人，风物清峻如彼，又怎会不含怨带嗔？但名列华音阁八大禁地之最，江湖上最神秘的十六洞天之一的青岛岛，又有谁敢莽撞闯来？

也不是没有人闯，只不过莫支湖水红了又清，青岛岛上却从没留下不速之客的脚步。直至今今，就是华音阁中的弟子也很少知道岛上究竟有什么。

然而，这岛上的秘密似乎一眼就可以看透——奇花异卉虽多，却都只生长到三尺有余，并无可碍目者。放眼望去，小岛一览无余，更衬得岛心那座藏青石垒成的凉亭醒目至极。

凉亭无顶，只有四根极粗极高的石柱，柱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一种古怪的文字，里边还不时夹杂着各种野兽图腾，爪鬣飞扬，看上去十分狰狞。

石柱中央拱卫着一尊两丈余高的西王母石像。

神像表面遍布着一种奇异的纹理，宛如层层绽开了的漩涡，万点幽光就在这些漩涡的中心闪耀，仿佛一件繁星织成的战衣。

神像宝相庄严，一手持剑，一手合指眉心。虽然神像双目微合，神情安详，然而无论是谁，一旦仰视法相都会不寒而栗，因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杀意正从神像眉心间迫人而来。

神像前两道青黑色的石阶如同一双巨大的手臂，直插入湖波。奇怪的是，水中并没有石像或石阶的一点倒影，只有一圈比别处深了许多的湖水，在阳光下静得发黑。

那艘船就停靠在两道石阶、一圈黑水的中间。

雾气蒸腾而来，小舟与整个青岛岛都显得有些缥缈。船上缓缓走下了一行人。他们下船的时候，船底的水波纹丝不动，石阶上厚厚的尘埃也一片不起。江湖上的高手虽然众多，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却实在不多。

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看上去还很年轻，一身青衣完全笼罩在朝阳的光芒之下。他只是随意走在最前面，看不出有多高的武功。然而其他的人却对他极为恭敬，仿佛他走在他们前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此他们的神情不仅没有丝毫不自然，反而很甘心，很得意，仿佛他们所追随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神。

这个人在江湖里的传说中就算不是神，也已相去不远。虽然江湖上



见过他的人并不多，那是因为很少有人有这个福气。但绝少人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也很平凡，卓王孙。但倘若加上华音阁主人这个名衔，那就一点都不平凡了。不但不平凡，而且让人肃然起敬，闻而生畏。

现在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已走到了凉亭上，对身后的人淡淡道：“可以开始了。”

众人躬身答了声是，两个灰衣人迅速跪行上前，将凉亭的门栏打开，叩头祷祝了片刻，然后起身走到神像两旁，双足交叉，双手在眉心处作了个奇怪的合十动作，嘴唇不断颤动，似在低声祷告着什么。另外两个人也赶紧上前，四人围绕着西王母石像，排成一个菱形，用同样的姿势，不住地祷告。

又过了片刻，其中一个突然仰天大喝了一声，一句古怪的咒语雷鸣般爆出，四人八臂同时伸出，竟然将西王母像紧紧抱住。

西王母像微微震动了一下，又稳稳站住。四人合力上抬，却再难撼动分毫。

四人的脸色逐渐变红，额头上青筋暴出，汗水从眉际直滚到胸前。四人似乎十分吃力，足下巨石砌成的地面缓缓下沉，竟被踩出寸许深的足印来。

卓王孙叹了口气，抬头望向远处淡淡的白云。他身后的一位红衣女子却显得有些兴奋，似乎这西王母石像下边，有着她期待已久的秘密。

突然，一阵碎裂的声音响起，四人足下的巨石地板同时爆裂。西王母像缓缓向左边挪动开去，四人一喜，加紧用力，将石像整个搬开。

这时，一道七彩的光晕自西王母足下升腾而出。

王母像下边居然是一条通道，水光滟滟，直通湖底。

那四人跪伏在地上，似乎疲惫不堪，嘴唇旁都有淡淡的血痕。

要托起两丈高的石像，对于四个武林高手也许并不是很难，但如果那个石像是东海玄英谷的石头制成，就完全不同了。

卓王孙向四人微一挥手，四人立刻从地上爬起来，躬身行礼。红衣女子向四人轻声说了句：“四位辛苦了，请回吧。”几人叩头告辞后，齐齐往后一跳，上了来船后边拖着的一叶小艇。

小艇很小，这四人上船后，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只脚的立足之地。然而，四人却站得比方才西王母的石像还要稳。一人挥掌拍出，凌空击在水面上，小艇箭般标出。那人掌影飘飘，片刻已不见了踪迹。

红衣女子微笑着目送四人离去，只听卓王孙道：“进去吧。”

湖面下到湖底的通道曲曲折折，让人觉察不出陡峭来。通道的四壁俱由透明的水晶石砌成，妙就妙在石与石之间毫无拼合的痕迹——因为那些接缝处全被镶嵌在壁内的无数夜明珠掩盖了。水底虽无阳光，长廊却仍笼罩在一层柔和的彩光里。透过这些光晕，抬眼可见这条走廊外的五色水族正悠闲游戏。

红衣女子正饶有兴趣地四处打量，突然一群碧蓝色的金鱼，飞快地自两人的足底、头顶游过。

那些金鱼头上顶着一张淡蓝的翼，宛如张开的一蓬巨莲，花瓣上点缀着几弯金色的牙状亮点，在水晶光影的映衬下妖艳非常。

红衣女子脸上流露出几许惊讶。

这种金鱼名叫龙牙花，是吠陀圣典中孔雀明王爱妃的眼泪所化，一直住在天界那伽池中，千万年来从不曾降世。然而刚才，至少上百头的龙牙花就这样从她眼前游过去，在透明水晶的幻影下，还有一只似乎就要扎进她的怀中。正在惊讶之时，几只号称南海圣王的凤鸳鸯拽着修长的尾翼，优雅地从她手边滑过。

她缓缓前行，不住将自己记忆中的水下奇珍与眼前的对比，无数传说中的生灵缓缓张开美丽的鳍翼，从她眼前飘然而过，如可触摸，让这位久谙传说典籍的女子也不禁叹为观止。

卓王孙却无心看这些水底奇景。因为他来这里是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

他加快了步伐，一个转弯之后，眼前柔和的光华突然变得耀眼起来，两人已到了一個水晶石垒成的小型宫殿中。殿里四处陈列着六尺多高的珊瑚，枝条扶疏，华光耀眼。半球形的穹顶外，更多五彩斑斓的鱼如散落的花，向两人纷纷扬扬地洒来。

然而红衣女子的眼睛再也没有瞥那些游鱼一眼，她只是怔怔地瞪着前方，过了好久才费力地眨了一下。

她见到了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幕。

穹顶的正下方，是一方用整块玄英石雕成的莲池，足有半人多高，池中浸着一种淡蓝色的液体——也许是一种极细的颗粒——正在像流沙一样缓缓流动，不时闪出点点幽艳的光泽。

蓝色流沙中，沉睡着一只人鱼。

美人鱼。

她足有一丈长的黑发水藻般漂浮在身旁，碧绿色的睫毛轻轻覆盖着，她双颊嫣红，脸上却笼着一层蓝色的幽光。

她修长的手臂交叉在胸前，有意无意地半掩着赤裸的胸，如同所有沉睡的美少女一样，她恬静的姿态中藏着诱人的妩媚。然而那纤细的腰肢之下，却少了一双修长美丽的腿——只有一条蓝色的尾鳍，一直伸展到池底。

她半个身子沉入那些淡蓝的液体中，脸上带着静默的微笑，似乎她自亘古以来就已沉睡在那里，而且还要如此沉睡下去。就算星河变异，岁月流转，她梦中恬美的笑容都将永存于兹。

卓王孙轻唤道：

“星涟。”

声音不高，他身后的红衣女子如梦初醒般抬起了头，再看时，那条人鱼似乎也听到了卓王孙的召唤，她环在池底的尾鳍微微动了动。只听水波温柔地一响，伴着那条人鱼轻轻的一声叹息，蓝光微闪，她竟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她似乎还没有完全睡醒，微微偏着头，有些惊惧又有些娇嗔地望着唤醒她的人。

她投来的眼波是如此的蓝，只要化开一滴，就是整个大海。

她突然开口道：“主人，你终于来了。”

声音有些生涩，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红衣女子禁不住讶然失声，似乎没想到人鱼竟能说话，她伸手握住卓王孙的衣袖：“先生！”

那条人鱼似乎也没想到还有第二个人在此，猛地受惊，整个身子往池底一沉，那片蓝色的尾鳍在水面拍开一朵浪花，就沉入了水底。

卓王孙道：“你不用害怕。她名相思，司职本阁上弦月主。”

那叫星涟的人鱼在水下笑了一声，一仰头破水而出，一头长发散开如花。她笑道：“是，主人，星涟刚才失礼了……我自己长成这个丑怪的样子，也难怪别人害怕。”

她凝视着相思，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散，深蓝的眼睛中突然暴出一股的凶光，又立消失了。

相思惊得退了一步，有些尴尬地道：“不，不是，是我一时失态……”

卓王孙打断她，对星涟道：“你叫我主人，但是你应该没有见过我。”

星涟已经恢复了微笑，回头道：“是的，上次我被人唤醒，已经是十年前了，那时您还不在这里，不过如今你能进这里来，就意味着你已经是我的新主人了。”

卓王孙道：“那你应该知道我找你做什么。”

星涟向前游了一点，双手轻轻趴在池壁上，对卓王孙点头道：“我知道。主人，可以开始了么？”

卓王孙轻一抬手，示意她可以开始。

只见星涟嫣然一笑，猛地往后一仰，已将一头长发拢在脑后。然后借助划水之力，渐渐在水中立直了身体。水光荡漾摇曳，她猝然阖眼，双手往身前一拨，倏的在胸前合拢，竟然作了一个和刚才那四个人同样的合十的姿势。一刹那间，她指尖划出一道蓝光在水中绕着她的十指旋转起来。

相思猛地想起了什么，脸色顿时变得苍白。

她终于想起，这条人鱼原来就是传说中青鸟族仅存的三位传人之——星涟。

也是华音阁——或者全天下最后的预言者。

第二章 春在昆仑第几泉

青鸟族的传说流传甚广，却又莫衷一是。无数的记载浩如烟海却又最终都语焉不详。号称华音阁博学第一的月写意当年为了取得侍书仙子的职位，还曾花了三个月作了一篇《隋末青鸟族传说源流考》的论文交给上师，结果最终因为材料太简略而惨遭重修。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青鸟族是昆仑山下的一个部族，她们信奉女神西王母，自称始祖为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其族中并无男丁，只有女子。每到一定时候，她们就会发动战争，在昆仑山中掠夺各部族最优秀的男子，强行交合繁殖。青鸟族长一生足不出户，藏身在血池中，向族人预言天下大事。传说其预言有洞悉天地变化、令山河改易的威力。

千万年来，青鸟族长的预言从未失准过，几次天灾地劫后附近的部族都荡然无存，唯有青鸟族势力越来越大，附近的不少部族都信奉其为神，最后青鸟族居然发展成昆仑神山第一大妖族。其极盛之时，族人称霸西昆仑山，声势波及中原。

虽然青鸟族与中原武林河水不犯井水，但华夏各路英雄都视其为邪魔外道。原因除了她们凶残好战之外，更在于其族长怪异的继承方式。这种方式在历史上只留下了零星记载，但已足够让人毛骨悚然。

传说，那是一种古怪的血祭。

青鸟族的力量就来自于她们的血液。因为她们的血液不是人的血液，是西王母独自在昆仑之巅修炼时，用月光割开手腕——三滴血，化作三只青鸟，到人间传播西王母的恩泽。

因此青鸟族的力量来自于神。

然而，传说由于太久没有找到西王母踪迹，青鸟族人无法回归天界，其血液中的力量正在缓缓消失。为了保存力量，每任族长死前都会进行一项神秘的仪式。仪式在一个巨大的血池中举行，结束时将选出新的族长，而上一任族长将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

事实上，每一任族长都死得心甘情愿，她们不认为自己受尽折磨而死，相反，她们坚信自己将在血池中浴血重生，之后的灵魂将注入继承者的血脉之内，而达于不朽。

于是各种传说甚嚣尘上，甚至谣传青鸟一族都是噬血妖魔，她们要召唤的西王母其实正是万魔之主。

而青鸟族最终也没有能保存力量，召回西王母，她们全族覆灭在大隋国师宇文恕三十万大军之下。一场神人大战之后，昆仑之山，半壁染血。不过，宇文恕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他自己连同这三十万大军也丧身荒野，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传说青鸟族长在与大隋国师一战中，自知必死，于是将全身的血液迸散，逼入池底藏着的三个女婴体内。青鸟族血脉因此保存一线，但那些血池女婴远未发育完全，力量大大减弱，宛如凡人，反而变得更加暴戾噬血。她们的皮肤在空气中会如遭火燎，必须将全身浸入血中才能暂时缓和。然而，浴血又会让她们丧心病狂，作出吃人或者自残的疯狂举动。因此，代代青鸟族人或不堪痛苦自杀身亡，或者被他人杀死，都没有活过二十岁。

然而更诡异的是，青鸟族人有美如天仙的面孔，身体上却都是可怕的畸形。有人甚至说那位族长死前和魔鬼达成了一笔交易，为了保存预言的能力，她们把身体卖给了魔鬼，而她们身上那些可怕的畸形正是诅咒的印记。

星涟那宛如人鱼的身体，无疑正是这种诅咒的结果。

后来她们就如同从人世间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了踪迹。

再后来的事情只有华音阁内的人知道了。

青鸟族三脉继承人中的一支，几百年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华音阁中。已经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的华音阁主为什么要收留这些不祥的畸形女子，或许是为了利用她们的力量，也许仅仅是同情她们的处境，又或许二者兼有。

华音阁在水底造了一个无比美丽的地狱，让她们世代代生活在里面，不许任何人打扰。